



全球化进程中的边缘国家

——对相关理论的评述:以斯威齐和巴兰的学说为中心**

□任羽中 [北京大学 北京 100089]

[摘要] 以斯威齐和保罗·巴兰为代表的激进依附论者,继承并且发扬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精神,并且通过视角的转换,在对全球化——也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边缘国家“不发达”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比较重要的成果。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分析他们的学说,同时也加深我们对全球化现象的理解。

[关键词] 全球化; 边缘国家; 激进依附论; 斯威齐; 保罗·巴兰

[中图分类号]G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03)03-0102-05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很敏锐地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现象,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这样一种席卷世界的扩张,结果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换言之,对于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和民族,它们除了依附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别无出路,而且它们的未来也只可能是西欧工业国的翻版。

二十世纪之后,一部分左翼理论家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出发,提出了一整套的依附理论。他们利用所谓的“中心—边缘”模型,把资本主义描述成一个以垄断和剥削为特征的世界范围的交换体系;对于落后国家的道路和前途问题,他们得出了与马克思不同的结论——简而言之,激进的依附论者相信,不发达的现象并非先天注定,东方的衰落是在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后而非之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的掠

夺,在历史上造成了不发达,现在也仍然在制造着不发达,甚至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边缘国家就无法摆脱落后状态;而且即使它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其结果也必然是脆弱的和畸形的,唯一的出路,乃是以世界革命的方式来彻底砸烂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向新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人物当属美国学者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他在1942年发表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被认为是转变中的“一个重要桥梁”^[2];他还和生于俄国并在德国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保罗·巴兰(Paul Baran)进行了长期紧密的合作,尤其是在1966年出版的合著《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中,读者似乎很难发现他们的思想有什么差别。本文选择了他们的学说作为考察对象,试图通过对相关理论的评述以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对比,来解答全球化进程——也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边缘国家的命运问题。

一、全球化:中心与边缘的冲突

何谓全球化?斯威齐和很多左翼学者一样,将它

* [收稿日期] 2003-05-18

** [作者简介] 任羽中(1980—)男,四川贵阳市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外政法制度专业硕士研究生。



定义为“一个始终在扩张而且经常处于爆炸状态的资本积累过程”^[3],而且“全球化不是某种条件或某种现象,而是一种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进程。自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这一过程就开始了。”^[4]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

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辩护者看来,全球化是“一种不断流动的、无限扩展的和高度组织化的体系,它把所有世界居民全都包括在内。在这个体系中,既没有特权地位,也没有权力的容身之处。”^[5]斯威齐则反复强调,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个体,从它的早期阶段开始,“就由一个拥有主权的中心与一个附属的边缘地区共同组成一个辩证统一的体系”。“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拥有这样的两极,这个事实被人们用附属的/独立的、依从的/霸权的、不发达的/发达的、边缘/中心等概念以多种方式进行描述,它在每个阶段对于它的这部分发展来说,都是决定性的。中心的积累过程始终是它的推动力,通过暴力与市场力量的结合促使边缘社会为中心的利益和需求服务。”^[5]简单的说,“中心”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正是全球化的动力;全球化也因此必然导致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巴兰同样采用了“中心—边缘”的模型来阐述他的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之后的世界,逐渐形成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对立的“两极”。大约有2/3的世界人口生活在边缘地区,他们长期陷于饥饿、贫穷和疾病蔓延的状态之中,而且过去1—2个世纪中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有些不发达国家在近百年来的情况甚至更加恶化,而同一时期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有了显著的提高。那么,“为什么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沿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所常见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还是没有什么进展或进展缓慢?”^[6]巴兰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导致“零和”(zero sum)博弈的结果,即一些国家的发达必将以另一些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

具体来讲,巴兰的解释与前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把着眼点从前资本主义因素的束缚,转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和边缘国家的内部结构上来。他指出,“两极”之间的关系包含了三个因素:①贸易的流动;②经济剩余的流动;③政治军事的影响。其中,“贸易的流动”指的是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制成品,这种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导致了

边缘国家的大量“失血”,也阻碍了自身民族工业的成长;“经济剩余”则是巴兰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扩张浪潮的冲击下,边缘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解体了,但是它们从前和现时农业生产中的剩余积累却大部分被殖民者掠走,幼稚的民族工业被置于毁灭性的外来竞争之中,其发展也完全是适应于中心国家需要的,中心国家并以利润和股息的方式对边缘国家进行投资,剥夺了后者发展所需的至关重要的资源;同时,中心国家还利用其政治军事优势,迫使边缘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倾向于外国投资者。因此,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巨大的收入和福利差距是一个普遍的发展过程,尽管有一些边缘国家取得了发展,但是总起来看,这种差距继续存在并且不断扩大,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冲突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依附与反依附:边缘国家的两条道路

巴兰选择了印度和日本这两个他看来最典型的国家作为案例,证明边缘国家存在着两条不同的道路。

在西方入侵之前,印度的经济状况曾经是相当先进的,而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后,印度却变成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巴兰认为,“印度的落伍既不是偶然的,也不能归咎于印度‘种姓’的某种特有的缺陷。根本原因在于从英国开始统治起,其资本对印度的彻底的、野蛮的、有计划的掠夺”^[6]。“英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带给印度的这场灾难,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和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把资金转向资本积累的过程,在凡是它采取不可抗拒的进程的地方,都造成了大量的灾难、痛苦、贫困。社会经济剩余不仅改变了用途和带来了社会骚动、斗争和苦难,而且,其大部分来自对营养不良,衣不遮体、流离失所和劳累过度的劳苦大众的榨取。这种经济剩余——尽管只是其中不完全的一部分——还被用之生产性投资,为最终的生产率和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没有人会怀疑,如果把英国从印度榨取的大量的经济剩余投资于印度,那么印度的经济发展就会与目前的这种暗淡景象大相径庭。”^[6]于是,印度的道路可以被概括为“沦为殖民地——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经济剩余被榨取——无法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

巴兰还假设说,假如印度不存在对英国的依附关系,那么它可能“不得不经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暂

时痛苦,走一段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这是它为了争取进步所必需付出的代价”^[6],它完全也可能走上和西欧国家一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这种假设在日本变成了现实。

日本是“唯一成功的逃脱邻国命运并在经济上获得较大进步的国家”,而真正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成为印度一样的殖民地或者附属国。西方入侵之前,日本就极端的贫穷落后,缺乏自然资源,它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出来作为外国产品时常或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基地。”而且日本紧邻着中国,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大国都竭力阻止别国在日本占有特别突出的势力,成为进一步深入中国的军事跳板,因此列强之间相互牵制,日本也因此幸免。^[6]

日本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明治政府成功地创造出了资本主义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政治经济结构。政府不遗余力地对农民进行残酷压榨,从农村获取了大量的经济剩余,同时还将非农业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程度,并系统地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使再分配更有利于资本积累,从而实现了经济剩余总量的最大化。更加关键的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与军国主义紧密结合,这种结合决定了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方向,“不到半个世纪,集中的、垄断控制的工业就为强大的军事潜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强大的军事潜力和有意识培育起来的武士阶层及其子孙后代的沙文主义结合起来,使日本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对象变成西方帝国主义最成功的年青伙伴”^[6]。

综上,我们把日本的道路总结为:“幸运的处于依附体系之外——在西方的刺激下模仿西方——独裁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相结合——成功发展资本主义”。而对比日本和印度的不同命运,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结论:对于现今的边缘国家而言,历史上都曾经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环,现在与中心国家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不平等不合理的经济关系,因此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要改变命运,首先要摆脱资本主义体系,要摆脱这个无所不在的体系,则只能用世界革命的方式来彻底摧毁它。

三、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马克思主义与激进依附论的对比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任何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就是边缘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着资

本主义扩张的世界潮流,而且无论它将为此付出多么沉痛的代价,终归也是融入“世界历史”的发展之中,是一种进步。恩格斯在1893年10月17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就写道:“这一制度(指俄国的公社制度——引者注)注定要灭亡。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正在展示出新的前景和新的希望,请看它在西方已经做和正在做的事情吧。象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让命运实现吧!”^[7]

而在更早的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还阐发了被概括为“共同胜利论”的著名原理,他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美、法、德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者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8]

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边缘国家确实存在着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前提条件是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但这种利用并不是在落后的社会形态里“嫁接”先进的大工业生产,而必须等到生产力最发达的那部分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胜利之后,依靠它们提供学习的样板和全面的支援。在上述前提条件没有准备充分之前,它们就无法“加速”发展,无法跨越资本主义这个社会阶段,而只能毫无例外地被卷入全球化浪潮之中。

但是到斯威齐和巴兰的时代,尤其是在他们生活于其间的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资本主义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新科技革命、中产阶级壮大、福利制度的建设、消费社会的空前繁荣等现象使他们意识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答复

——工业无产阶级必须最后起来革命,推翻它的资产阶级压迫者——不再具有说服力了。产业工人在美国工人阶级中只是人数越来越少的一个少数,他们在各个基本工业部门中的有组织的核心,由于作为消费者和在意识形态上能够适应的社会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同这个制度结合成为一体。”尽管这个制度仍然有它的“特殊牺牲品”——包括“失业者和不能被雇佣的人、农业季节工人、大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居民、失学的青少年、靠不充分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等等,但是这个人数众多的集团“太复杂了,太分散和分裂了,不能构成社会中一种团结一致的力量”,因此仅仅从资本主义“内部动态学”的范围之内去考虑,很可能得出的结论是“采取有效的革命行动去推翻这个制度的希望是很渺茫的”。^[9]

与中心地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大多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边缘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畸形发展,陷入深重的灾难当中。这使斯威齐和巴兰认识到:“先进的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除了从它的内部发展出反抗力量之外,还存在着“从大都市和殖民地的关系中产生的”“第二个基本极限”。^[10]他们发现:“美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统治着和剥削着所谓‘自由世界’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因而遭遇着不同程度的抵抗。抵抗的最高形式是革命战争,目的在于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某些种子的发芽和成熟将要快些,某些将要慢些,还有一些也许将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萌芽期才能成熟。无论如何看来很清楚的是:它们现在已经植入,没有可能将其根除了。谈论世界革命不再只是一种词令:这个名词所描写的是一种已经变成现实的东西,它肯定将越来越变成我们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的主要特征。”^[9]因此,世界革命必将从边缘国家兴起,而当“世界革命扩大时,当社会主义国家用它们的榜样表明:可能利用人对自然力的支配,去建立一个能满足人类正当需要的合理社会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必定会对他们现在视为当然的东西怀疑其存在的必要性……我们时代的重大事件就是世界革命;在它席卷全世界以前,它是决不会停止的。”^[9]

概括起来讲,斯威齐和巴兰和马克思一样对资本主义制度持否定态度,但是他们否定的重点不再是国内的阶级对立而是世界范围内的中心—边缘对立;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也同样充满了信心,但是他们更多地把这种信心建立在边缘国家对世界体系

的反抗之上,而不是认定最发达的中心国家将在此之前实现革命的共同胜利。

四、简短的结论: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

如何来认识斯威齐、巴兰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激进依附论学派,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也许正如尹保云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不愿意理解社会进化的意义,不愿意认真地、一点一点地改革现状,而是希望一下子彻底地解决问题,倾向于提出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方案”^[12]。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理论可能导致这样一种解释:既然边缘国家的不发达状态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的,那么面对越来越汹涌的全球化浪潮,边缘国家需要做的就只能是关起门来自给自足,绝对不能再接受帝国主义的剥夺。

毫无疑问,这样的解释是危险而愚蠢的,在现实世界中也已经有了惨痛的教训,我们应该对此保持警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还需要防“左”。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即使是依附论者掌握了政权,他们也没有选择闭关锁国,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费尔南多·卡多索,这个人本是20世纪70年代依附论学派的旗手之一,到90年代当选巴西总统之后,却转而采取了增强国家对国际市场依赖度的自由主义政策。^[11]

对斯威齐和巴兰的另外一个打击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所谓“经济奇迹”。韩国、新加坡这样一些国家的崛起,背后当然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这些“新兴工业国”都与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世界范围内的重新分工有关,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地区,促成了它们的起飞,所以这样的“发展”仍然不能说达到了西方国家的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它们的经验证明,边缘国家有可能在依附的情况下实现发展,从而改变自己的落后状态。

基于上述的理由,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边缘国家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问题上,应该继续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对于全球化中不平等不合理的一面,需要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但是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确实是历史的一大潮流,包含着历史进步的因素。

但是,我们也要肯定,斯威齐和巴兰继承并且发扬了马克思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精神,而且,通过视角的转换,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尤其是边缘国家“不发达”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比较重要的成



果。

今天,我们正处在新的一波全球化浪潮之中。“二战”之后,尤其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长期与资本主义阵营分庭抗礼的苏联东欧集团土崩瓦解,使得“资本主义第一次接近成为一种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现象”^[12],新自由主义者宣称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替代选择的终极状态;可是我们也分明看到,就是在这次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垄断公司变得富可敌国,边缘国家的灾难却并没有结束,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运动法则和矛盾正在普遍化,“这种体系不仅再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而且也没有一条真正的出路。资本主义带着它自身的内在矛盾孤独地生活着。”^[12]我们因此还是不得不重复巴兰的问题:“为什么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沿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所常见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还是没有什么进展或进展缓慢?”

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而且,这也可能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最明显的界限所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31 - 32, 32.

[2] 尹保云. 什么是现代化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249, 247.

[3] 杨双.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地位 [J]. 学术界, 2000: (4).

[4] 邱嘉锋. 经济全球化与相关概念辨析 [A]. 南京: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C], 2001: (3).

[5]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垄断资本与新的全球化 [A]. 德国: 社会主义杂志 [C], 2002: (7, 8).

[6] 保罗·巴兰. 蔡中兴、杨宇光译.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222, 232, 235 - 236, 239, 249, 250 - 251.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147 - 149.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41.

[9] 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 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7. 342 - 343, 343 - 344, 345.

[10] 保罗·斯威齐、陈观烈、秦亚男译. 资本主义发展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350 - 351.

[11] 小约瑟夫·奈、张小明译.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0.

[12] 埃伦·米克辛斯·武德.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还是资本主义? [A]. 张世鹏、殷叙彝编译.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 [C].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276, 277.

Periphery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Related Theories of Mr. Sweezy and Mr. Baran

Ren Yu - z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Paul M. Sweezy and Paul Baran,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radical Theories of Dependency, 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the Marxist tradition. They criticized of the capitalism, and g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on the studies of under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We must analyze their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on the basis of which we can develop our understanding on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Periphery; Radical Theories of Dependency; Paul M. Sweezy; Paul Baran

作者：[任羽中](#)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北京, 100089](#)

刊名：[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3, 5\(3\)](#)

被引用次数：[1次](#)

参考文献(12条)

1.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1997

2. [尹保云](#) [什么是现代化](#) 2001

3. [杨双](#)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地位](#) 2000(04)

4. [邱嘉锋](#) [经济全球化与相关概念辨析](#)[期刊论文]-[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1(03)

5.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垄断资本与新的全球化](#) 2002(7, 8)

6. [保罗·巴兰;蔡中兴;杨宇光](#)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2000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4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

9. [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1977

10. [保罗·斯威齐;陈观烈;秦亚男](#) [资本主义发展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1997

11. [小约瑟夫·奈;张小明](#)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 2002

12. [埃伦·米克辛斯·武德](#)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还是资本主义](#) 1998

引证文献(1条)

1. [黄振辉](#) [依附论的理论叙事结构分析及批判](#)[期刊论文]-[学术探索](#) 2006(2)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303025.aspx